

●司会（山本一巳）— ただいまより最終討論に入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この総合討論では、二部構成になっています。前半では、方法論、経済、文化、政治、環境の各分科会での討議内容を報告してもらいます。そして二部では、報告者に加えて各分野から1名の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に登場いただきまして討議をおこな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それでは各分科会からの報告に移ります。最初に、方法論報告を金観涛先生に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分科会報告①◆

「中国学と現代中国学構築」研究会報告

金観涛

<香港中文大学>

各位，我代表方法论组向诸位介绍一下我们方法论组昨天讨论的内容。因为昨天是方法论组四年多来最后一次会议，为了介绍我们昨天的整个讨论的概况，我首先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我们方法论组一开始设立的目标。本研究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有特色的，就是有新典范的中国学研究。作为方法论组一开始就为我们整个研究制定了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摆脱以往作为区域研究的在中国学。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方法论组特别把我们的整个中国学的研究放到纵向的和横向的纬度上去。这是什么意思呢？纵向的就是要把历史的、思想的纬度加到原来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区域学的中国研究中去。所谓横向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中国跟日本东亚的比较，特别是东亚的现代化放到整个全球化和全球各国现代化的理论的视野中去。因为增加了纵向的横向的纬度，它就一定要突破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中心、西方中心论的典范。这样就给我们整个研究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我们知道关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目前有两个大典范，一个是韦伯典范，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典范。我们既然要恢复中国和东亚的纵向和横向纬度，那我们一定要回答一个问题，东亚社会的现代转型是不是用马克思典范可以解释，或者是用韦伯典范可以解释的问题。如果这两个典范都有局限，那么我们怎么样提出我们自己新的东亚的、中国和日本、东亚及比较的并且能够跟西方对话的一个现代化的新的理论。方法论组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摆脱以往社会科学方法的一些局限，这个局限简单讲来就是把对象的客观化忽略主体的存在，以致于忽略主体之间的对话，忽略主体的价值取向。那么要认识到主体的存在，要恢复主体跟主体之间的对话，把主体的价值取向放到我们研究的对象里面去，也会碰到另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避免掉到后现代的陷阱里去，怎么样保持我们的整个研究仍然具有科学的客观性，而不是变为一个主观的想象跟臆造。我想这四年多来，围绕着这两个问题，方法论组的成员做了相当大的努力，经过了多次对话，我认为在这两方面我们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比如说就回答第一个问题，即不再把中国研究作为一个区域研究而恢复历史的、纵向的、横向的纬度方面，我们看到了这方面很明显的进展。我们知道用企图突破韦伯和马克思两个典范来研究日本现代化的典范性例子是丸山真男的学说，而竹内好对丸山真男的学说进行了进一步的批评和发展，提出了中国跟日本的对比的一个现代化的史观，这次研究中间无论是沟口教授还是加加美教授，都是对竹内

好的东西提出了反思跟进一步的批评，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不仅仅是日本的中国观，也不是中国的日本观，而是去寻找一个中国和日本互相对话、互相理解的一个现代化史观。当然这样一个大的观点，目前还处于建构阶段，但是我们已经看出了它的初步的一些成果。第二个，在避免社会科学方法的局限性方面，除了我们方法论组有意识地打通教学跟研究、研究跟培养学生之间鸿沟外，我们方法论组还在另一方面取得了成果。就是建立很大的数据库，利用数据库的关键词的统计分析研究来恢复历史事件背后的观念，以致于这样来恢复我们研究中间忽略的这个事件观念跟主体的现象。一旦找到了一个恢复观念的办法，使整个研究呈现出主客体之间的互动，这样获得的客观性对原来忽略主体、观念的客观性是不一样的。第一，它的研究的视野是主客观统一的，第二，它不是任意的，它仍旧是可以用来进行检验的、可以恢复历史的真实性。在这个角度得到的客观性是形成了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对话、不同主体之间的反思，使中国学的研究建立在这样一个反思的基础上。在我们昨天的讨论中，我们在展望今后的范式转变以后的中国学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推进，比如说象刘新教授就很尖锐地指出来现代西方的整个中国研究——根本西方的理论也好、西方的典范也好——都不能真正地理解 90 年代以后的中国，因此怎么来理解 90 年代以后中国的现状是今后我们这个中国学直接要解决的问题。又比如说象布朗教授他特别提出来我们今后的中国学不仅是使中国人研究的、所了解的中国学，也不是西方汉学家所了解的中国学，还有新的纬度，比如说是中国少数民族心目中的中国学，中国周边国家心目中的中国学，而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学的空白，假定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学的话，这些内容是必须加进去的，特别是我们怎么样看待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怎么在民族主义中间区分民族主义的合作性和非合作性，等等。又比如说傅熊先生，他特别指出今后我们建立新的中国学我们一定要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局限，特别是要避免今天汉学研究中间以美国为中心的局限，要看到各国的长处，他还强调我们的中国学不仅是对中国学家而言的，它一定要是能够跟经济学、跟其他学科进行广泛的对话的，它是一个有普遍视野的一个不断反思性的一个新的学科。又比如说我们中国学的整个研究应该考虑学科之间的交叉，应该跟社会科学跟社会学等等结合。又比如田岛先生他的论文也指出，今后我们的中国学的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克服目前我们中国学研究中间的断裂，目前我们中国学讲历史是一回事，讲古代史是一回事，讲近代史又是一回事，讲现代史和当代史又是一回事，互相是不能串通的，各个学科之间、各个时段之间、各个领域之间也是断裂的，我们也许应该建构一种统一的、宏观的示范。总之通过昨天短短的讨论也是我们这四年半以来方法论小组的一个回顾，我看到了我们建立一个新中国学的途径已经开始呈现了，当然这个途径还是模糊的，不是那样清楚的，但是我可以非常高兴地这么讲：我们已经迈出了一个可贵的、很坚实的一步。所以我想这一步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为建构 21 世纪的一个新的中国学而努力，谢谢！



●司会—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れでは続きまして政治分科会の朱光磊先生にお願いたします。

最初に時間の配分を伝えるのを忘れましたが、15分の配分があります。